

张品成 著

偷和的

山东文艺出版社

张品成 著

偷枪的人

山东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偷枪的人/张品成著. —济南: 山东文艺出版社, 2010. 5
ISBN 978 - 7 - 5329 - 3292 - 4

I. ①偷… II. ①张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0)第 053120 号

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集团
集团网址 www.sdpress.com.cn
出版发行 山东文艺出版社
电子邮箱 sdwy@sdpress.com.cn
地 址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
印 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
版 次 2010 年 5 月第 1 版
2010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规 格 开本/165 × 230 毫米 32 开
印张/11.875 插页/2 千字/412
定 价 24.00 元

目
录

上卷

第一章

- 一 墙头有颗南瓜 / 2
- 二 往老爷屋里放的从来是贵重东西 / 7
- 三 听天由命 / 9
- 四 畜生都关不住的一个大活人能这么圈在院子里活命的吗 / 13
- 五 五顺喜欢天黑 / 15

第二章

- 一 这就是五顺的游戏 / 18
- 二 鬼屋 / 20
- 三 他把屋里的一切看得清清楚楚 / 23
- 四 这年头多做几手准备没坏处 / 26

第三章

- 一 那个念头像颗蚕豆在他心里跳出来 / 32
- 二 其实张三旺醉翁之意不在酒 / 35
- 三 他把世界想得很单纯 / 39
- 四 少爷的婚事 / 42

第四章

- 一 我家有洋铳我家有枪 / 47

二 张三旺觉得事不宜迟得立即将这一重要情报送往山里 / 51

三 特派员朱锡钧 / 54

四 少了一支枪 / 58

第五章

一 五顺觉得他有些幸灾乐祸 / 62

二 他们去了鬼屋 / 64

三 五顺把张铁匠的事说了出来 / 68

四 那些人像一条长蛇在堤上急步朝这边摸过 / 71

五 弄不好顺藤摸瓜能有个金瓜银瓜 / 73

第六章

一 他迷迷糊糊地被人丢进一个黑咕隆咚的地方 / 76

二 三十年河东哎三十年河西 / 80

三 管家吴铭枢 / 83

四 这是他们计划的一部分 / 85

五 他们都成了石头 / 87

第七章

一 五顺心里就是塞着这么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/ 92

二 我要回家 / 95

三 可你们不能说我是探子 / 97

四 血债血还 / 100

五 语言像一些虫子 / 102

第八章

一 老爷黄兆佶要去鬼屋 / 105

二 我是见着鬼了 / 108

三 老爷黄兆佶看见的那个人影其实就是哑巴三墩 / 111

四 我看见做鬼多年的银翘了 / 114

五 我爱跟他们在一起 / 118

第九章

- 一 坏消息像蝗虫似的铺天盖地地来 / 122
- 二 人不人鬼不鬼的我活不下去了 / 126
- 三 那是个倾家荡产的决定 / 129
- 四 我不是叛徒 / 134
- 五 我不能不帮你 / 136

第十章

- 一 他觉得好像把一辈子的路都走完了 / 142
- 二 那时候老爷黄兆佶的眼前全是那种叫万念俱灰的东西 / 143
- 三 他以为他会听到狗叫和枪声 / 148
- 四 这家伙总有名堂 / 150
- 五 人凭良心说话做事 / 152

中卷

第十一章

- 一 那三个字像风一样持续不断地缠绕着他 / 158
- 二 我的伤跟勇敢无关 / 161
- 三 感觉到过去的那些日子像云一样一下子被什么推到了跟前 / 165
- 四 她和桂嫂是那个晚上离开黄府的 / 167
- 五 莫非一切都是命中注定 / 169
- 六 这是个以命一搏的事 / 173

第十二章

- 一 你是苏维埃的举人状元了 / 179
- 二 这些上百年的老树目睹了一个热火朝天的场面 / 183
- 三 你丢不掉我 / 185
- 四 五顺一进门就被几个从黑暗处扑上来的人按在了地上 / 188

第十三章

- 一 保卫局那人以为他的这种平静是一种老练或者挑衅 / 191
- 二 没有的事打死他他也不说 / 194
- 三 那条缝隙里蹿入的不是风而是长长的死神的手 / 197
- 四 女人很平静 / 200

第十四章

- 一 总有一天你们会相信我的话 / 202
- 二 他们看见首长亲自将那个死囚扶上白马 / 204
- 三 山不转水转呀 / 207
- 四 我说过我跟别人不一样 / 209

第十五章

- 一 一种莫名的悲哀像梅雨天的阴云一样压过来严严实实缠裹了他 / 211
- 二 五顺那些日子把自己关在屋子里 / 214
- 三 五顺觉得如今和昶珍之间隔着一层东西 / 216
- 四 飞驰而来的一匹快马撕碎了五顺的所有安排 / 219

下卷

第十六章

- 一 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 / 224
- 二 那是个凶卦 / 227
- 三 这主意真是妙极好极 / 229

第十七章

- 一 葛珍珍明白儿子出了意外 / 233
- 二 可买主说来就来了 / 235
- 三 这一切做得干净漂亮滴水不漏 / 238

四 两个人就为藏钱的事费了些脑子 / 239

五 谁也不知道他为什么笑 / 241

第十八章

一 终于拿出一个方案 / 244

二 往事像河里的水从远处淌流而来 / 246

三 可桂嫂没死成 / 248

四 天不灭曹啊 / 252

第十九章

一 那么个念头根深蒂固 / 257

二 就那样他们真的遇见了“鬼” / 261

三 现在他满脑子都是鬼魅 / 264

四 从云阳快马送来一封急件 / 266

第二十章

一 老于还接受了首长方子成另一个重要任务 / 270

二 真是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呀 / 273

三 以毒攻毒 / 277

四 你看你还把这事当真了 / 280

第二十一章

一 那几天鸽子崖很热闹 / 283

二 但黄家老爷变成了赣州一家药铺的掌柜 / 287

三 下刀子也得去 / 292

四 后会有期 / 295

第二十二章

一 战士们就把网张开了 / 299

二 老爷黄兆佶被押往县城西郊的那座监狱 / 301

三 你总不能让我失信于人吧 / 303

四 他觉得人活一张脸树活一张皮 / 305

五 就要发起总攻 / 307

第二十三章

- 一 有时候人总是重复同一个梦 / 311
- 二 那些声音在崖壁间撞击成一种迷离的混响 / 315
- 三 我从未看过人死得这么安详 / 318

第二十四章

- 一 是女人都有这么一回 / 323
- 二 她觉得这是一场梦 / 326
- 三 偏偏找来这么个女人 / 332

第二十五章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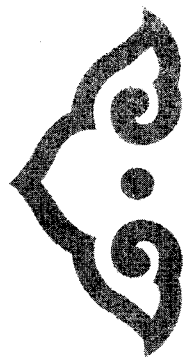
- 一 洪大姐的到来让五顺心里有了些亮东西 / 336
- 二 她就那么去了他们让她去的那个地方 / 338
- 三 我把心当成石头 / 343
- 四 我就像那片枯叶永远回不到那棵树上 / 346

第二十六章

- 一 他该去那地方看看 / 350
- 二 他不会想到一座被大火焚毁的监狱会原封不动出现在那地方 / 353
- 三 牢里的那些男人都成了一些长脖子鸟 / 356
- 四 他一想起父亲心里就像有无数毛毛虫在爬 / 359

第二十七章

- 一 你要绝了你那念头 / 362
- 二 他觉得这是个多余的人 / 366
- 三 他后来为儿子取了个吉祥而意味深长的名字叫年红 / 369



上
卷



第一章

一 墙头有颗南瓜

桂嫂在灶间的屋檐下剁薯藤，一抬头，看见院墙上灰不拉叽的一颗大南瓜。挨墙种着的是些丝瓜，长藤沿了石头墙缝漫扯。正是丝瓜开花的季节，看过去一面墙青绿间黄灿灿的一片，招蜂引蝶。哪会有南瓜？

桂嫂用衣袖揩了揩眼睛，心想：要死噢！丝瓜藤里哪来的南瓜？还是颗灰灰的瓜！

这是个怪事情，墙头哪来的南瓜？

桂嫂喊了起来：“呀！墙头有颗南瓜！”

“帚珍你看，墙头一颗南瓜。”她说。

帚珍是个十九岁妹子。黄府那年出了些奇奇怪怪七七八八的歪邪事情，歪街的至赓先生说：“兆佶兄……”在云阳只他直呼老爷黄兆佶名字。他说：“兆佶兄，你该给少爷找个婆娘，有个什么事，可以让女人挡挡。”黄家老爷说：“佻才多大？才多大的个佻？”至赓先生说：“先养一个。”

黄家定了上源一个寡妇家的女儿。那年少爷六岁，帚珍八岁。

人家说，女大三，抱金砖。

老爷说：“不说金砖银砖的事，大家好就好，天下太平就好。”

墙头不是南瓜，那是五顺。五顺穿着老爷给他从城里带回的那条马裤，五顺喜欢那

种洋式东西。老爷疼五顺，老爷在城里看见人家家的少爷穿了神气活现的样样，心想：我也给五顺买一身吧。就真的买了。

五顺果然喜欢，他穿了那身时髦贴身裤子到处跑，那裤子比长袍马褂舒服。

五顺老爬墙，现在他又爬上那地方。老爷不准他出院，五顺只有爬墙头，不爬不行。外头有许多东西牵着五顺那颗心，弄得他耳朵痒痒得难受。耳朵痒痒心就痒痒了，心里痒痒手就痒痒了，手痒痒了他就爬墙头。他忍不住，鬼使神差一般。老爷疼他，可就是这事不依他。不准出那个门，听见没有！老爷说。听见了。五顺说。五顺的耳朵好好的，什么声音都漏不掉，他听得见老爷的话，当然也漏不掉墙外的那些声音。老爷在家，五顺老实得像根木桩，但老爷一走，事情就难说了。他手痒痒爬墙。他经不住外面那些声音的诱惑，外面有许多吸引五顺的东西。五顺把墙外的一切想象得很好。也许外面那一切并不那么完美，但老爷不让五顺出去，五顺就越发觉得外面好得没了边，美妙绝伦。就像笼里的鸟，有吃有喝让人宠着爱着，可就是贪恋外面的世界，在笼里蹿上跳下的不安分。

五顺就那样。黄家是个大户，黄家是云阳的大财主。黄家不缺吃不缺穿大鱼大肉穿金戴银。可五顺就是向往墙外头的一切。老爷却从不让五顺出去，出去得老爷陪着，老爷不在由管家陪着。五顺像只风筝向往着无边天空，但老爷怕风筝被风卷走了，被雨浇坏了。老爷把风筝锁在小小的一块地方，一年里难得放飞一回两回，就是放也得有粗粗的一根线牢牢地牵着。

唉！为这事几个人常常吐出长长一口气来。

五顺常常叹气。

老爷常常叹气。

管家吴铭枢也常常叹气。

就是奶妈桂嫂童养媳帚珍也为这事常常叹气。

叹气叹气去，五顺横竖经不住外面的诱惑，手一痒痒常常就管不住自己了，爬墙头。小小年纪时爬，如今十六了还爬。老爷在家好些，老爷管得严，老爷不在家那高墙就成了五顺的马背，他在那儿上上下下。今天老爷去了县上，少爷瞅着管家不留神就攀上了墙头。爬墙对五顺来说不是个难事，今天更是利索。穿长袍马褂碍事一些，但穿马裤就不一样，三下两下就上去了。以往丝瓜藤毛茸茸的弄得五顺脚肚痒痒的，这回不一样，马裤像两只套子把脚护得好好的。五顺可以毫无顾忌地把脚插在丝瓜藤蔓里，他想这样

好些，管家不容易发现。他想把身子也埋到那黄绿中间，可他做不到，他把两只脚插了进去，撅起的屁股绷紧那灰色的马裤，看上去就像一颗灰灰的大南瓜。

桂嫂还在喊：“耶耶！墙头真有颗南瓜！”

童养媳帚珍哧哧笑出了声，她捂住嘴巴。

“你笑什么？”

“我没笑。”

“我说那儿有颗南瓜。”

“是吧？！”

桂嫂喊：“南瓜耶南瓜耶！”

五顺聚精会神，五顺没听到桂嫂那声高声低的咋呼。

墙外有什么叫五顺这么痴迷？

墙外没什么。飘过来的是叮叮当当的打铁的声音，一帮细伢唧喳的说话声，放肆的笑，偶尔还有歌声……就是这些声音诱惑着五顺，让五顺难得安分，让五顺耳朵痒痒心痒痒手脚痒痒，就忍不住攀上墙头。

五顺往那地方看，那里其实没什么，其实就是间旧榨坊。榨坊在河边，河边有一架水碓，坏旧不堪的样子，偶尔也被水冲得转那么一下两下，吱呀跳出几声怪响来。榨坊废了多年，有人就在那儿架起炉砧风箱打铁。是个外乡人，四十多岁的样子，似乎不太和村人来往，也不多事，只埋头干活。看来他手艺不错，价钱一定也公道。总之他的锤声没有止歇时候。有时候五顺在墙头上能看见那男人去河里担水，个子很矮，但印堂很高。他的胳膊也短。五顺常想那么短的一截胳膊抡起大锤打铁的样子一定很好玩。他还唱戏，还讲古。当然这是五顺后来知道的。五顺起初不觉得男人有什么，他只被那些细伢的热情煽动。村里细伢都去那地方，村里伢为什么都往那地方去？五顺想不通，五顺想当然地认为那地方有吸引伢们去的东西。他多么想到伢们中间去。那些伢是什么？是群不安分的雀雀，无拘无束无忧无虑。难得有安分时候，笑啊叫的，疯玩。在河里戏水，在林子里捕蝉，在树上摘桑葚，又去溪河里抓活物。溪河里大大小小的石头，石头缝隙里能摸鱼捉蟹。堤岸也是石头垒砌而成，有大大小小的洞子，洞里的东西多了，有黄鳝有脚鱼和乌龟，当然还会有蛇。伢们在那里施展本事，他们总有办法把藏身洞里的活物捉到手。有时候也会摸出一条水蛇来。他们不怕蛇，拈着蛇尖尖的尾巴抖抖就把蛇的骨头抖散了。他们就喊着叫着把那死蛇扔来扔去，弄出惊惊诧诧的叫。

他们不怕蛇，他们故意那样，他们就是爱弄出声音来引人注意出风头。

他们笑：“哈哈……”“嘻嘻……”“咯咯……”

他们叫：“哎呀妈呀哟！”

这些都吊出了五顺的妄想，搅得他心烦意乱的。老爷不让他出去，他只有攀墙头，他在墙头拱啊拱的，恨不能拱到爷们堆里去。拱拱，五顺就把屁股拱成一个“南瓜”。

管家吴铭枢刚送走绸布店掌柜，听到桂嫂说什么南瓜，倏地就蹿了过来，一把拽住五顺的脚。

五顺哎哟叫了一声，五顺没掉下来，他被管家稳稳抱住。

“要死噢！”管家吴铭枢说，“桂嫂说南瓜不南瓜的，我就知道是你……”

“我要出去！”

“你又攀墙头，老爷知道了还得了？”

“我要出去！”

那边，桂嫂把菜刀搁下，撩起衣袖揩额头上的汗。

“是少爷呀！我还以为是颗南瓜。”她说。

“笑死我了笑死我了……我说丝瓜藤上怎么会长出颗南瓜？那颗灰灰颜色的南瓜原来是少爷的屁股呀！”桂嫂咯咯地笑着，捂着肚子蹲了下去。

管家吴铭枢板着脸，他看天。一只手紧紧拽住五顺，天晓得管家哪来那么大力气，他像拎捆柴似的将五顺拎进那间厢房。

桂嫂这才突然想起事情的严重，笑在她脸上凝住了。“呀！”她那么喊了一声，颠着脚往这边走来。

厢房不大，厢房里挂着孔夫子的像，有一牌牌立在案上，上写：天地君亲师。案上还有一叠书和一根竹梢。

拽进厢房管家就有办法了。在外面他是管家，管家拿少爷没办法。在这屋子里，管家成了先生。少爷要启蒙，黄府要找个教书先生，找来找去不合适。

管家吴铭枢说：“不如我来，我做少爷的先生，我教他，我能教他三年……”

老爷想了想，觉得这主意好。管家是自己人，管家信得过，管家通文墨，四书五经肚里藏着，管家过去还考过乡试，做五顺的先生当然胜任。再说五顺听管家的，他服这个男人。还有，管家做这事，黄府还能省一笔银子。这是个好事实事。

管家吴铭枢抄起那根竹梢。

“把巴掌摊开！”他朝五顺喊。

“我不！”

“摊开，叫你摊开就摊开！”

“就不！”

管家把五顺的手掰开，猛地就一竹梢下去。

噗，噗！竹梢抽在软东西上发出撕心裂肺的声音，听来让人心惊肉跳。

厢房里爆出五顺尖利的号哭。

桂嫂咣一下把菜刀丢在石阶上。

“要死噢！”她说。

“要死噢！伢能那么打？”

五顺叫着嚷着。

“啧啧！”桂嫂噌地站了起来。五顺很少被“鞭教”，五顺一被“鞭教”桂嫂就坐不住。桂嫂搓手，桂嫂四下里张望，她急得什么似的。后来她看见哑巴三墩了。

“过来，三墩你过来！”桂嫂朝哑巴三墩喊。

三墩是个废人，他又聋又哑。他听不到桂嫂的声音，可他看清了桂嫂的手势。他颠颠地跑过去，用手比划着问什么事。

桂嫂也比划：少爷挨鞭教了。

“啊啊！”哑巴三墩叫着，蹿过来。他推厢房的门推不开。他撞门，里面没人理会。揪心的声音还是不停地传来，哑巴三墩捶胸跺脚，后来就百般无奈地两手捂头蹲在那里。

竹梢狠狠地抽，其实没什么事，其实竹梢没抽在五顺的手心，竹梢抽在案边的蒲团上。

桂嫂说：“天嘞！”眼里泪珠串似的流下来。

大门那边一阵动静，瓦罐忽一下蹿起，摇着尾巴朝那边跑。

“是老爷回了！”桂嫂尖声喊了起来。

“老爷回来就好了。”她长吁了一口气，说道。

二 往老爷屋里放的从来是贵重东西

那顶轿子停在老樟树下，老爷黄兆佶一掀帘走了出来。瓦罐摇身摆尾地用头蹭老爷脚踝，老爷用折扇柄狠敲了瓦罐的脑壳一下。黑狗觉得这事有些怪，它跳出老远，疑惑地看着主人。老爷黄兆佶没理会那狗，他朝那几个挑脚的长工招了招手，几个长工汗流浹背。长工们挑着两只木箱。

“把东西放到我屋里去！”老爷黄兆佶说。

“放老爷屋里？”长工们问。

“嗯，放我屋里。”

长工觉得事情有些怪，箱子很粗糙，老爷说箱子里装的是矿上的机器。“要进些新机器。新机器好，矿出得量多质好，这不吃亏。”老爷就是这么说的。木箱里的东西沉甸甸的重，当然不是细软，当然不会是什么贵重东西。可老爷让往他屋里放，往老爷屋里放的从来是贵重东西。

长工们没多问，老爷叫放哪儿就放哪儿。他们把两只木箱抬进了老爷的房间。

哑巴三墩颠颠地跑过来，神色异常。

老爷黄兆佶说：“三墩，怎么了？”

三墩啊个不停，他比划着，手势凌乱，他一急手势就乱了章法。

老爷说：“我知道了，少爷又爬墙了。”说着，老爷黄兆佶往厢房那边走去。

桂嫂站在门口，她用衣袖揩着眼泪。

“老爷，你不能让管家那么打少爷。”桂嫂说。

“少爷不小了，少爷十六了，少爷爬墙头爬墙头，可不能那么打，人是打不坏的，可人都有一张脸……”她说。

桂嫂还想说什么，看见管家和少爷出现在门口，哑了声。

谁都以为老爷要发作，老爷发作时不打不骂，他用眼瞥少爷。老爷平常不这样，一发火他就那么瞥。那双眼睛像刀子，比什么都厉害，瞥一眼，五顺心里就起颤颤。

可老爷没瞥。老爷跟管家说：“铭枢，我找你有事。”

管家被老爷叫走了，走时朝五顺手里塞了一卷书。

“背五页！明天我要听你背。”

管家塞给五顺的是一本《颜氏家训》，那卷书破旧不堪，捏在五顺手里像握着一截烂伞。

老爷黄兆佶把管家吴铭枢带到书房，仆人已经沏好了一壶茶。老爷朝仆人挥挥手，说：“你走吧，出去把门带上。”仆人转身出门，步子很轻盈，门也那么轻盈地合上。

管家吴铭枢说：“老爷，少爷大了，这么关总不是个事……”

老爷黄兆佶一口一口喝茶，不说话。

管家看着老爷。

“知道吗，要剿共了，上头下大决心要消除匪祸……”老爷黄兆佶终于把手里的杯子放下，他那么说。

“好事呀！”管家说，“这是好事。匪祸不除，国无宁日。”

老爷黄兆佶叹了一口气：“可不是时候，眼看要收禾，红白交火，谷收不上来，今年的租保不住了。还有几眼矿里才出的钨砂，赶着要送出去。”

管家吴铭枢想了想，觉得老爷的忧虑不是没有道理，可他也拿不出个什么主意。

“长痛不如短痛。”他只好说这么一句。

“还有少爷。”老爷说，“我最担心的是少爷。兵荒马乱的，一定要看好少爷。”

管家说：“这事老爷尽管放心。”

老爷说：“今天少爷又爬墙了？”

管家说：“老爷知道了？”

老爷说：“其实没人跟我提起，我想事情会是那样。”

管家说：“伢大了，关是关不住的，要关出事情来。”

老爷说：“我想不出会出什么事，你得看好他，黄家就这么根独苗。”

管家点了点头。

老爷说：“你把靖卫团那份名册找来，明天召集大家到坪上集中，我要给大家说些事……”

管家想，看来真是不太妙的哦。他点了点头。